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特约刊群

■情人看剑

演技修炼之于演员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。在面瘫、替身、抠图、渣配音等行业乱象遭遇诸多口诛笔伐之后，今年影视圈开始拨乱反正。章子怡挂帅《演员的诞生》、周迅领衔《表演者言》，两位实力派影后从银幕荧屏走下来，重申尊重表演艺术、回归表演初衷。一时间，所有人开始认真讨论演戏这回事，明星们在舞台上比拼的不再只是颜值、身材、衣装，而是专业技能……真是善莫大焉。

也难免矫枉过正。比如在《演员的诞生》的舞台上，评委宋丹丹几次对那些过于用力的哭戏提出建议，“不能只讲表演不讲艺术。”在她看来，只要演悲伤就嚎啕大哭，“这只是刺激，不是触动，不是美，不能制造心灵的满足。”

这样讲，当然是有感而发。黄璐与刘芸演《亲爱的》那一段，演技没话说，只是哭起来以头抢地，撞击声大得惊人，已让观众不安；表演《唐山大地震》片段，演员们声嘶力竭，涕泪交加，只是摧心剖肝之惨烈，叫人不忍直视；还有欧阳娜娜演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嘶吼至面孔变形，以致被网友恶搞。

演员诞生，不能靠自残式演技



周迅领衔的《表演者言》也谈演技的修炼

此类表演姑且可以称之为“自残式表演”，虐人虐己，言外之意是，“谁敢比我惨？”“为什么你还不感动？”说得玄虚点是“不高级”，其实是失控。戏剧大师格洛托夫斯基说过，“威胁演员最大的危险之一，当然是缺乏训练，杂乱无章，人不能通

过杂乱无章来表现自己。”过火失控，都是因缺乏训练而造成“风中凌乱”。在“表情包式表演”里，面瘫与浮夸属于冰与火的两极，都不能算合格，宋丹丹的提醒还算是和颜悦色的，换作导演小津安二郎，当年说的就难听了：“高兴就又跑又跳，悲

伤就又哭又喊，那是上野生动物园猴子干的事。”

在此也不得不为马景涛喊个冤。拜网络时代表情包文化所赐，马景涛一度成为“咆哮帝”代言人，遭人讥嘲。其实今天来看他的咆哮，放在琼瑶剧那么长的篇幅当中，真是浪花一朵，早被稀释了——他更多未被提及的表演，情深意长的，千回百转的，才是表演的基底与主色。有了这些底子，那些咆哮就是顺理成章的。

不同的是，《演员的诞生》这类综艺节目仍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产物，恨不得用三秒钟让所有人嗨。然而舞台上的嚎啕，终究只是小品片段，横空出世当然突兀。也是因此，并没有责怪演员的意思，有勇气站上这个舞台，必定是抱着学习提高的初衷，不然出门朝左转，有大把真人秀节目可以去。

最起码，通过这样的窗口，我们才可以得知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的真意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■钱眼识人

我在互联网公司任职已经有五六年了，再怎么自命清高，也在这浪潮里主动或被动地去适应，接受所谓的“互联网思维”，而我理解的互联网思维的本质，就是不要脸地拥抱新生事物，切忌恋旧刻板。有时候，对待新生事物的感觉有点像刚开始当爹妈，啥也不懂，但依然用充满爱怜与欣慰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娃。

之所以说到这个，是我最近看到一篇机器人写的新闻稿，是一位名为 Dreamwriter 的机器人在某互联网大户峰会上，现场用时不过 1 秒生成的文章，它还能自动配图和剪辑视频。我看了这一秒生成的文字，坦白说是合格的，并且很符合性冷感的审美，言简意赅，绝无废话，全是干货，发言人说了啥要点，一目了然。从信息获得的角度出发，它够用了。

于是，我开了一个脑洞：机器人

机器人能不能演好戏

能否演戏呢？

最近表演这件事被热议，章子怡、刘烨等担任真人秀《演员的诞生》评委，每周对职业演员点评一二；然后是一直被称赞灵气不散的周迅对话诸如冯远征、赵立新、王庆祥等老戏骨，聊的也是表演经验。是，我承认，表演这件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玄机，同样一场戏换了不同的演员，鼻息的节奏不一样了，肌肉细微的扯动力度不一样了，都如蝴蝶效应般影响到表演传达的信息。这几天我看了电影《暴雪将至》，它让男主角段奕宏拿到了东京影帝的桂冠。看他的表演确实是享受，很多细节的引入都是有道理的，比如为了表现一个人对于权力的敬畏，他在上吉普车之前刻意蹭掉鞋上的泥，生怕轻慢了谁。一个好的演员，我认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需要做功课的，真的不能靠现场发挥的灵感去瞎碰。就比如被说有灵气的周迅，

你真以为她没有用过脑子想过表演这件事吗，她在节目中就说，当年在《龙门飞甲》中演凌雁秋出场这场戏，坐在桅杆上远眺，当时她引入的实际经验就是在非洲大地的感受，那种天地独我的寂寥感。

如果这一切细致、有人性的表演换成机器人会怎样？说到这里，大概我会被认为是站在反对席。

以下绝非套路。我觉得机器人可以演戏，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搞不好还能驾驭一些有难度的角色。并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已经通过一些作品比如动画片、科幻电影里对非人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赞赏，比如《长江七号》里的小七，《超能别动队》里的大白，还有《湄公河行动》里的那条警犬。机器人演技被肯定不会是虚妄的猜测。

那么，如何解决机器人可能存在的表情僵硬、行动迟缓等问题，我觉得关键是在设计人身上。僵硬放

缓的言行模式，如果通过音乐、故事甚至真人搭档细腻的反衬，就会将观众引入另外一种趣味，反倒有一种大巧若拙的派头，它越是不给你信息，你就要赋予更多的信息。类似的实例，我推荐电影《她》，人工智能萨曼莎唯一有温度的人性是配音“黑寡妇”斯嘉丽，但我相信所有观众的感觉都是这个虚拟情人实在太能治愈孤独了，那么了解我的所有需求，尽管都是来自大数据的算法。

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将日益被打破，真人和机器人都将放置在戏剧场里，动与静不再绝对，意义被人为地赋予和解读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将使得一个机器人可能成为表演的行家，因为它的背后是人性中永不知足的探索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■花言峭语

香港和台湾，在 70 后、80 后的精神世界，是两条非常重要的源流，尤其台湾，对 1980、1990 年代的大陆年轻人来说，质朴、温暖、亲切。

终于去了台湾，一点不觉得陌生。南京东路，那是三毛住的地方。新竹，那里有席慕蓉槭树下的家。西门町，那是林青霞被发现的地方。淡水河，是郑智化《淡水河边的烟火》和张清芳《Men's talk》里的那条河。华西街拈岭街，是林强和杨德昌作品里的街。台大，是琼瑶小说里出镜次数最高的学校。台北的冬雨，是孟庭苇 1992 年歌里的雨。所以，来台感想，我的是“每次到来，都是重返”。

白天听蒋勋、张大春、罗智成、阮义忠的讲座，晚上自由活动。第二个自由活动的晚上，去看了一场电

在台湾看台湾电影

影《大佛普拉斯》，获得第 54 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改编剧本等五项提名的作品。

电影由黄信尧编剧导演，讲述的是台湾乡下一群普通人的故事，两个主角，喜欢偷窥大老板的行车记录仪，寻找一些感官上的刺激。却不幸看到了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凶杀案，成了间接目击者，最后是离奇的死亡，无可挽回的溃败感；与此同时，小镇上的佛像工厂，正在制造一个大佛像。几条线索的对照，触目惊心。

《大佛普拉斯》的文学性很强，靠近的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，对底层人的生活细节，有非常耐心的描述，故事的指向也非常明确。尤其耐人寻味的是，导演用了黑白和彩

色的影像，来区隔穷人和富人的生活，穷人的生活场景，用黑白来表现，富人的生活，用彩色来表现。

我们是在一间可以容纳百来号人的小厅观看，近乎满座，让我嫉妒的是，观众素养非常高，有秩序，很安静，只在该笑的地方笑出了声，片子结束，所有人都看到最后一行字幕出完。我想，观众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表现，是因为影院靠近台大，观众多半是学生或者和学院有关系的人。另外，这个电影能吸引来的，也多半是对文艺片有兴趣的观众。

《大佛普拉斯》正片前，有《血观音》的预告片，这部电影由杨雅喆编剧导演，惠英红和文淇主演，获得了第 54 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、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等七项提名，而文

淇同时凭借《血观音》和《嘉年华》获得这一届金马奖主演的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提名。《嘉年华》即将在大陆上映，已经被自媒体称为“内地版《熔炉》”，非常期待。

《大佛普拉斯》多半不会进入大陆的院线，但好在，此时此刻，张艾嘉的《相爱相亲》正在全国上映，在台北的电影院、地铁、酒店、书店里，也可以看到《相爱相亲》的海报。张艾嘉本人，和我们住在同一间酒店，几乎每天，都有同伴在电梯里或者餐厅里遇到，我没有幸运遇到她，也算是此行的遗憾。

韩松落

作家

黄国治

人物记者